

列昂節夫著

施濱譯

論列斯創造的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東北新華書店印行

論列斯
義生書社

列昂節夫著

東北新華書店印行

1949

論列斯創造的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1949年5月再版第1000—15000

基本定價：120元

目 錄

列寧和斯大林乃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	(一)
社會主義經濟法則底性質	(六)
蘇維埃國家對於經濟的作用	(一四)
準備採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一些基本問題	(二〇)
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制度的一些基本問題	(三三)

列寧和斯大林乃是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

科學共產主義的奠基者——馬克思和恩格斯，開闢地第一次把政治經濟學變成了真正的科學，變成了研究人類社會各個歷史發展階段物質財富生產與分配法則的科學。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經濟學方面所作的這一轉變之偉大意義，在於他們揭明了資本主義制度底歷史過渡性質。同時，馬克思主義底奠基者又根據他們所創造的唯物辯證法，看出了他們的任務不在於擬定使社會實行共產主義改造的各種理想方案，如從事社會運動的很多先驅者所作的那樣，而在於發現當代實際存在的未來發展力量。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完成了這一任務的。他們於研究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發展與滅亡的規律後，即指出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就是充當資本主義的掘墓人與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底創造者。由此，馬克思主義便科學地闡明了消滅資本主義並建立共產主義以代替它的無產階級革命之不可避免。

可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並未能繼續活到社會主義革命時代。因此，他們對於資本主義被破壞後社會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問題的提法，便不能不帶有一般的抽象的性質。自然，他們也就無法建立社會主義底政治經濟學。在他們底著作中，凡是涉及這一問題的地方，都不超出關於未來社會主義經濟個別問題之天才預測的範圍。所以要想在馬、恩著作中去尋找現成的社會主義經濟學理論系統，
一册不

僅是愚蠢，而且是違背馬列主義精神的。

斯大林同志在十八次黨代表大會報告中，曾說：

「我們決不能要求那距今四十五到五十五年以前就已逝世的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要他們預見在遙遠的將來，在每個國家中將要發生的一切和任何歷史曲折。如果要求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爲我們製定好現成的答案，以解答五十年到一百年後在每個國家中可能發生的所有任何理論問題，而使我們——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後代可以安然躺在火炕上，來咀嚼這些現成的答案，那就可笑之至了。」（見列寧主義問題六〇三頁——俄文版，後仿此）

因此，建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一任務，便落到了偉大的科學巨匠——列寧、斯大林身上。

當我國在布爾塞維克黨領導下，在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踏上了前所未見的，社會底社會主義改造道路時，蘇維埃國家與社會主義制度地創始人——列寧就總結了蘇維埃政權頭幾年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經驗。列寧以其天才的洞察力，按新方式提出了實現社會主義的許多根本問題，並預擬了解決社會主義建設各項重大問題的方法，給予黨以與社會主義敵人作鬭爭的強有力的理論武器。由此可知，在列寧底著作中，已奠下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石。

把社會主義作爲一個業已建立起來，正實現其機能並正發展着的經濟制度，對它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這一基本任務則是由斯大林同志完成的。他在其著作中，將那些根本改變了我國整個面貌，並使社會主義在蘇聯一切國民經濟部門內獲得勝利的，最偉大的改造工作之豐富經驗，作了科學的總結。對於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特有的經濟法則與範疇，給予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現在，當蘇聯

人民正在完成其社會主義建設，並逐漸由社會主義過渡到高級階段——共產主義時，斯大林同志底著作，乃是他們在其偉大建設工作中的指路明星。

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之鞏固基礎上，由列寧、斯大林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乃是世界經濟科學最偉大的成就。正如社會主義是高出於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一樣，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是科學發展中的高級階段。這一階段與以前各階段有着原則的、本質上的區別，因為與以前各種生產方式迥異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並不是盲目發展的結果，而是人民大眾按照合乎預定目的的科學計劃，自覺地創造新式社會、經濟、國家生活的結果。

在資本主義制度條件下，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乃是無產階級為推翻資本主義壓迫而鬭爭的指南。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在『資本論』序言中曾寫道：『社會……如果它把握住了自身發展的自熱法則，……就可減少與減輕（新社會制度）誕生的痛苦。』

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則以實現巨大建設任務之方法與途徑的科學知識，以社會主義生產之經濟法則的知識，來武裝勝利的無產階級。這就是理論底偉大創造作用，這也就是列寧、斯大林著作底特點——理論與實踐結合的高級形式。

列寧和斯大林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實驗中，創建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遠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前夕，列寧即在其一九一七年十月中旬所寫的，題為『重審黨的政綱』一文中，強調指出，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並着手於社會底社會主義改建以後，羣衆創造性的經驗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他寫道：

「在採取了許多新的重要措施後，在銀行國有後，在實行工人監督後，很多事物就會看得更清楚些，經驗將告訴羣衆許多新東西，因為這將是千百萬人的經驗，將是自覺參加建設新的秩序的千百萬人的經驗。」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法則與範疇，乃是在實踐中經過考驗的，千百萬人民底創造性經驗之總結。反過來，列寧和斯大林的總結與結論，又給予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以明確的目標，正確的方針，給予了解決重大創造任務底方法與途徑的科學知識，以及克服建設中所發生之各種困難的科學知識。所以，列寧與斯大林所創建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乃是促使我國發展的強大力量，乃是繼續爭取共產主義勝利的有力武器。

同時，列寧、斯大林所創建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有助於我們了解過去各種生產方式，首先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許多重要問題。

馬克思在說明資本主義經濟現象之歷史過渡性質時，不僅屢次將它與前資本主義社會相比較，而且將它與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相比較。這只須舉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與第三卷中，關於社會主義時代節省勞動力與生產手段的意見就够了。

現在，社會主義制度已不是一種假設，而是最偉大的歷史現實。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證實馬克思、恩格斯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科學分析，乃是對於實踐的無可辯駁的界說。列寧和斯大林著作對於這些經驗所作之理論性總結，則會加深我們對於資本主義制度底各種關係本質的了解，和對於它的歷史過渡性質及其必然滅亡等問題的了解。

列寧、斯大林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所作之理論總結，以新的科學知識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明顯地揭露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關於資本主義關係『永恆性』，關於社會主義的『不可能實現』，關於小農經濟底『穩固』，關於經濟生活的『永久二元論』等等杜撰的全部荒謬絕倫。

在我國現實生活中，資本主義社會底許多現象，如危機、失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與無計劃性，資本家剝削勞動者，工人階級與農民大眾貧困等等，是被永久地消滅了。

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實際地證明了勞動人民——工人階級、農民及人民知識分子管理國家和指導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能力，不僅不需要剝削階級，而且還要反對它們。

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實際地證明了不僅工業（在這方面，資本主義大生產的發展，曾使勞動社會化達到了很高的程度。）可以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造，而且農業（這一部門，在資本主義社會是注定要落後的，而且在這部門，社會主義革命也要碰到小的與最小的個體農民經濟的海洋）也可以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造。現時，農民還佔世界人口的多數，在落後的國度，在附屬國與殖民地諸國尤其如此。由此可見，蘇聯實行農業底社會主義改造之勝利經驗，對全人類是何等重要。而這種基於自願原則，聯合各農戶為集體農莊的社會主義改造底經驗，業已總結在斯大林同志底著作中。

現在，當社會主義已被實際地提到許多國家底議事日程上的時候，列寧、斯大林所創建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對於全人類是有着不可估價的意義的。蘇聯底經驗正在鼓舞着全世界進步力量，去為反對帝國主義與擺脫資本主義的奴役而鬥爭。這一經驗正以關於實現社會主義的途徑的知識，武裝各國人民大眾，並使他們了解社會主義是絕對優越於資本主義的。

社會主義經濟法則底性質

列寧、斯大林所創建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闡明了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底經濟法則。這些法則，無論是按其內容，按其表現形式，或者按其實現方式來說，都與前此所有各種生產方式底經濟法則，有着根本的區別。

在那些褻瀆了馬克思主義，並曲解它以利於資產階級的第二國際「思想家」們中間，曾廣泛地流行着這樣的理論，說什麼在社會主義社會，一般地講，是沒有什麼經濟法則的。這一論點的信從者們武斷地說，只有那由不受人們意志與意識約束的盲目經濟法則所支配的資本主義經濟，才是政治經濟學底研究對象。德國社會民主黨最有名的理論家魯道夫·希爾費丁，與在蘇聯出版界曾活躍一時的孟塞維克——危害者魯濱等人均發展了這種觀點。不能擺脫半孟塞維克錯誤觀點的盧森堡，也持有這種根本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而且她還特別武斷地說，無產階級底社會主義革命乃是政治經濟學底最後一章。

這句話，初聽起來是很動人的，甚至是很革命的，但實際上，它與馬克思主義却毫無相同之點。體現於這句話裏的概念，是從完全錯誤的命題出發的；這種命題就是說只有自發性的法則才能算作經濟法則。這就無怪乎資產階級底經濟學家要庇護這種觀點了。因為他們正是在把資本主義描寫為永恆的制度，而把建立在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其它法則基礎上的社會，認為是不可想像的。正由於他們一心

想使資本主義的奴隸制度成爲永恆的制度，所以便產生了資產階級僕從們關於什麼經濟生活底永久二元論，關於經濟現象底無理性等各種偽科學「理論」。

對馬克思主義者說來，只要社會存在，經濟法則也就存在，這乃是一條不言自明的真理。無論社會的形式如何，它總是領有一定的經濟法則發展的，而在這些法則裏，則表現出一定的經濟必然性。否認這條起碼的真理，結果就只能走到最庸俗的唯意志論的道路上去。根據這種看法，社會主義經濟乃是某種暴力與偶然性的統治；而指導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國家政策，也是沒有任何客觀科學根據的了。可是實際上，蘇維埃國家和布爾塞維克黨正在根據唯一科學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領導我國經濟生活。在偉大的歷史搏鬥中經過考驗的這一理論，其力量就在於它開天闢地以來第一次找出了社會生存與發展的客觀法則。

任何經濟法則底基礎，都是該社會的一定的客觀必然性；隨着社會形式的不同，這種必然性的表現方式及其所產生的結果也不同。

恩格斯曾寫道：「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直至今日，他們即令是在一定的，有限的當時社會範圍內，也不是根據一個統一的總計劃，在共同意志的領導下去創造歷史的。他們的意願互相交錯着。因此，在所有這些社會裏，都有必然性統治着，偶然性乃是必然性的補充及其表現形式。這裏通過偶然性表現的必然性，歸根結底，仍舊是經濟上的必然性。」

在資本主義社會，這種以經濟法則形式表現出來的客觀必然性，有兩個最重要的特點。第一，這就是不受人們意志支配而自行開闢道路的主動活動法則；第二，這就是表現並鞏固社會少數人剝削多

數人的法則。

在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制度下，客觀必然性的活動則完全不同。因為在郊裏，人剝削人的制度與盲目的經濟法則之統治均已被消滅。在蘇維埃社會中，客觀必然性，乃是一種自覺的、經過人們——共產主義建設者——底意志與意識而活動的必然性。

比如說，在任何社會制度下，社會勞動後備與生產手段都必須是這樣或那樣地在國民經濟各部門間實行分配的。生產的增長，必須是與消費的增長相聯的。在工業、農業、運輸業之間，在各生產部門之間，必須有一個一定的對比。換句話說，爲要使經濟發揮其機能，就必須對當時社會所有的手段進行這樣或那樣的分配。這就是社會再生產底客觀必然性。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種客觀必然性，是在價值法則與剩餘價值法則基礎上實現的；而價值法則與剩餘價值法則，則是經由競爭、市場波動、各資本家對利潤的追逐以及資本由此一生產部門轉投於彼一生產部門等活動而發揮其作用的。關於這些法則，馬克思說，它們的表現，正像那些僅存於無窮盡的衆多波動與偶然中間的，自然底暴力作用法則一樣，也正如當房子倒塌在某人頭上時所見的萬有引力定律一樣。

以探掘如同自然、歷史法則一樣運動着的經濟法則爲目的的科學——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自然需採用特殊的研究方法。在這個意義上，應當了解馬克思關於分析經濟形態的學說；這就是當分析經濟形態時，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驗，而必須採用抽象的方法。

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性質，則完全不同。在社會主義的國民經濟制度下，各部門間所必需的比

例，是以實行國民經濟計劃的方法達成的。國家的國民經濟計劃，對每種產品應當生產多少，事先都有規定。各部門間國民經濟基金及勞動力的分配方法，是以保證它們中間的正常比例為標準的。不讓各經濟部門發生破壞這種比例的不平衡現象，乃是蘇聯國民經濟最重要的任務。因此，客觀必然性，就如同經過人們意志與意識支配的預定目的一樣而實現着。

馬克思主義底創始者早已預見到這種情況。恩格斯曾寫道，只有當社會實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後，人們「……將隨着他們對於社會關係之支配程度，而開天闢地第一次成為自然現象底真正的與自覺的主宰。那些迄今仍和君臨人們之上的自然法則一樣，與人們敵對着的社會底運動法則，那時也將被人們完全自覺地應用着；因而也是服從人們的支配的。直至今日，人們總把社會制度看作是超乎自然與歷史之上的一種天賜，但到那時，它即將成為人們自己的自由的事業了。而統治歷史的客觀外在力量，即將被置於人底監督之下。也只有在那時，人們才能開始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只有在那時，人們所引進運動中的社會因素，才能在巨大的日益增長的程度內，按照人們的意願而活動。這將是人類由必然性作主宰到自由為主宰的飛躍。」（見馬恩全集十四卷二八六——二八七頁。）

自由乃是已知的必然。充作社會主義社會經濟法則基礎的客觀必然性，是被社會自覺地意識到的，它正如社會所預定的一定目的一樣而運動着。根據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史的許多例證，可以研究出這種已知的，並被變為我們整個社會活動目的的客觀必然性，是怎樣表現着的。

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就是客觀的必然。斯大林同志於說明蘇聯工業化的必要時，指出這乃是整個國內外環境所決定的。必須把蘇聯從落後的農業國改造為具有先進技術裝備的工業國。不如此，社

會主義就不能勝利，我國也就會變為異國侵略者底殖民地。這種客觀的經濟必然性，會為我黨及時地認識到，並將它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基礎。所以，工業化，乃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底法則。在我國發展底下一階段，農業集體化又成為表現已知之必然性的法則了。現在，即完成社會主義社會建設並逐漸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時期，我國發展底法則，就是解決下述基本經濟任務：即在經濟方面，亦即在按人口計算工業生產規模方面趕上並超過最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

由此可知，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不能不和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有着極其本質的區別。因為這裏所談的，不是如何去認識像自然法則一樣運動着的盲目法則，而是去研究那些經過蘇維埃國家和布爾塞維克黨所組織與領導的：人民大眾有目的的自覺創造而運動的各項已知法則。

蘇聯勞動羣衆的主動創造性，是受着布爾塞維克黨的有力支持的；在他們的勞動創造過程中，正產生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底許多新範疇。這只要回憶一下在我國經濟中所產生的社會主義競賽、機器拖拉機站、集體農民勞動日等現象就夠了。

所以，研究構成蘇維埃制度之重要基礎的列寧、斯大林黨底政策，研究黨與國家底歷史文件，研究斯大林同志的演講，研究他用建設社會主義底方法與途徑的知識武裝蘇聯人民的指示等，對於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有重大意義的。

社會主義底敵人，提出了這樣一些有害的理論，如說什麼蘇維埃國民經濟制度所根據的法則，也就是資本主義制度所遵循的法則。他們把資本主義法則描繪為永久不變的什麼『鐵則』，並豫言說，任何違反這些法則的企圖，都會使經濟生活遭受危機與波動。

這些來自托洛茨基——布哈林陣營的，資本主義復辟者們底敵對論調，被斯大林同志領導下的我黨迎頭打垮了。

社會主義社會正根據其現有的各種條件與可能，實現着它所規定之目的。但這絕不是說，它只能適應現有的條件。一時鑽進我們計劃機關內的危害者和資本主義復辟者，即會想把黨和蘇維埃國家推上這條道路。比如他們曾大聲喧嚷，說如果蘇維埃國家破壞了恢復期末所造成的工業與農業間的對比，那末，我國即將發生危機。

這乃是以偽科學的理由而為資本主義復辟事業服務的企圖。我黨決不以保守沙俄時代遺留下來的工業與農業間的對比，作為自己的目的。這種比例，乃是農業落後而工業發展又很弱的國家之特點。何況歷史發展極有權威地提到我們面前的任務：一如斯大林同志所屢次闡述者，乃是建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和先進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農業。因此，不僅不應當保守國民經濟中的現存比例，而且相反，應當根據既定目標去改變它們。這種任務，只有以最先進、最進步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共產黨所領導的蘇維埃國家，才能夠解決。

由此可知，由於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結果，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根本改變了社會經濟發展法則的性質、內容及其運動方式。它們已不是自流地實現其作用的法則，而是被蘇維埃國家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自覺地應用着與利用着的法則了。這種實踐，開動了以前各種生產方式所未有的，完全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動力。這種動力首先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建設新生活的千百萬勞動人民底勞動熱情與主動性。

列寧和斯大林會不止一次地強調人民大眾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特殊作用，強調人民大眾底勞動積極性、主動性及創造力的意義，認為所有這些，就是使蘇維埃社會制度與國家制度成為不可被戰勝的根源，就是其力量底主要源泉。

遠在蘇維埃政權建立初期，列寧即指出：「歷史活動的範圍愈廣大，參加這一活動的人也愈多，反過來說，我們想進行的改造愈深刻，我們就愈需要更加提高千百萬新的人民對這一事業的興趣及其自覺態度，愈需要更多地向他們說明這一工作之必要性。」

斯大林同志說：

「埋頭於建設工廠、工場、鑛坑、鐵路、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創造所有的生活財富，供給世界衣食的工人、農民，他們才是新生活底創造者，才是真正的英雄。」

同時，斯大林同志曾堅決地揭露了社會主義建設的自流論，這種理論曾是社會主義敵人的護身符。他指出，與自流發展的資本主義迥異，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及其經濟形態，乃是蘇維埃國家根據全體勞動人民的利益，根據掙脫了資本主義剝削鎖鏈的整個社會底利益締造起來的。斯大林同志所揭示的這些發展動力，如蘇維埃的愛國主義，蘇維埃社會底政治、精神的統一，蘇聯各族底民族友誼等，只有在上述條件下，才可能產生與獲得巨大意義。不用說，這些社會發展動力，在其它任何制度下，是沒有過而且也不可能有的。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總結報告中，斯大林同志於提及什麼是保證我們獲得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保證於四年內勝利完成五年計劃的基本力量問題時，他的回答如下：

「首先這就是千百萬工人和集體農民的積極性，自我犧牲精神，熱忱與主動性，他們同工程師、技師們一起，發揮了極其巨大的力量以開展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運動。無庸置疑，沒有這種情況，我們就不可能達到目的，就不能前進一步。」

其次，這就是黨與政府的堅強領導；它們號召羣衆前進並克服到達目的地路上的一切困難。

最後，這就是蘇維埃經濟制度所特有的長處及其優越性；它本身即含有克服一切困難所必需的巨量潛力。」（見列寧主義問題三九六頁）

創建社會主義的人民大眾之自覺創造活動，乃是受着布爾塞維克黨的鼓舞，並在布爾塞維克黨的組織下進行的。從這裏就可看出，在充滿於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時代的偉大歷史改造中，列寧、斯大林黨底卓越作用。

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二十六週年報告中，斯大林同志說：

「無論在和平時期，抑或戰爭時期，蘇聯人民底領導者與指導者，都是列寧底黨——布爾塞維克黨。無論過去和現在，都沒有一個黨像我們布爾塞維克黨一樣，在人民大眾中享有這樣的威信。顯然這是因爲在布爾塞維克黨領導下，我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已爭得了自由並建設了社會主義社會。而在衛國戰爭時期，黨在我們面前又成了反對法西斯侵略者的全民鬭爭之鼓舞者與組織者。黨底組織工作將蘇聯人民底一切努力聯結在一起，用於一個共同目的，使所有人力、物力都貢獻於粉碎敵人的事業。戰爭時期，黨與人民更加親密了，黨與廣大勞動羣衆更密切地結合起來了。」（見論蘇聯偉大衛國戰爭一書一〇五——一〇六頁）